

# ABC系列谋杀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马千海 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

# A B C 系列谋杀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马千海 译

刘亚平 王海蒂 审校

农村读物出版社

《ABC系列谋杀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马千海 译

刘亚平 王海蒂 审校

责任编辑 周承刚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河北省玉田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1/32 7.75印张 17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玉田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048-0227-1/1.27

定价：2.45元

## 序 言

在我的这本记叙性的书中，我摒弃了常规，仅仅以第一人称叙述了我亲自处理过的一些案件和勘查过的现场，而其它章节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写的。

我希冀读者相信书中的情节是真实的。虽然在描述各种不同人物的思想及感情上过于细腻，可是我保证，这都是我当时精细的笔录。此外，我的朋友赫尔克里·波洛还亲自对它们进行过校对。

最后所要说的是，之所以我对这个奇特的系列犯罪所涉及的一些次要的人的关系做了大量的描述，是因为人以及个人的因素是永不能被忽视的。赫尔克里·波洛曾以非常幽默的方式教诲我说，浪漫往往是犯罪的影子。

有关ABC系列谋杀案的侦破，我只能说，在我看来，波洛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显示了真正的天才，完全突破了他以往侦破案件的习惯。

黑斯廷斯

## 作者及本书内容简介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举世公认为侦探小说皇后，她的七十七部侦探小说和故事集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销售量达数百万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她开始了创作生涯。她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长着鸡蛋头形、穿戴整洁、个子矮小的比利时大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他是继歇洛克·福尔摩斯之后又一位名噪一世的侦探。以她的小说为素材，波洛、马布里先生及其他侦探的形象已被多次搬上银幕、广播剧和舞台。

阿加莎·克里斯蒂还以玛利·韦斯特马斯特为笔名写过六部爱情小说，七个剧本和一本诗集。她曾陪同她的丈夫马克思·马洛温先生到中东旅行。

一九七六年，这位誉满全球的侦探小说作家与世长辞，《命运的通道》是她最后的一部遗作。

《ABC 系列谋杀案》是她的早期杰作之一，小说情节复杂，处理细腻巧妙，结局出人意料。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住在英国的比利时大侦探波洛接到了一封署名ABC的奇特信件，结果在安德沃尔的阿谢尔太太被杀。以后，波洛又两次接到署名ABC的信，同样又发生了贝克斯希尔谋杀案和卡梅查尔·克拉克先生被杀案，凶手是谁？动机是什么？在纷繁杂乱的千头万绪中，波洛抓住一些被人忽略的蛛丝马迹，进行

了严密的分析、推理，当第四起谋杀——唐克斯特谋杀案发生时，波洛揭露了伪装巧妙、借刀杀人的凶手。作者集正义与智慧于波洛一身，描述生动，情节跌宕，令人回味无穷。

马千海

1986年3月于北京

## 目 录

第一章 第一封信	1
第二章 (不是来自黑斯廷斯个人的叙述)	9
第三章 安德沃尔	10
第四章 阿谢尔太太	17
第五章 玛莉·德劳尔	23
第六章 谋杀现场	30
第七章 帕特里奇先生和里德尔先生	40
第八章 第二封信	46
第九章 滨海贝克斯希尔谋杀案	55
第十章 巴纳德一家	65
第十一章 梅加恩·巴纳德	71
第十二章 唐纳德·弗雷泽	77
第十三章 一次会议	81
第十四章 第三封信	88
第十五章 卡梅查尔·克拉克先生	96
第十六章 (不是来自黑斯廷斯个人的叙述)	106
第十七章 令人窒息的时刻	110
第十八章 波洛的一次讲演	117
第十九章 由瑞士转道而来	129
第二十章 克拉克夫人	134
第二十一章 凶手的特征	145
第二十二章 (不是来自黑斯廷斯个人的叙述)	151
第二十三章 唐克斯特·九月十一日	158

第二十四章	（不是来自黑斯廷斯个人的叙述）	166
第二十五章	（不是来自黑斯廷斯个人的叙述）	169
第二十六章	（不是来自黑斯廷斯个人的叙述）	172
第二十七章	唐克斯特谋杀案	175
第二十八章	（不是来自黑斯廷斯个人的叙述）	183
第二十九章	在苏格兰场	192
第三十章	（不是来自黑斯廷斯个人的叙述）	196
第三十一章	赫尔克里·波洛的疑问	198
第三十二章	“抓住了一只狐狸”	205
第三十三章	Alexaneder Bonaparte Cust	211
第三十四章	波洛的推理	219
第三十五章	尾声	236



# 第一章

## 第一封信

一九三五年六月，我从美国南方的牧场返回家。我在那儿呆了六个月，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之广，我们也未能幸免，真是度日如年。这次回来，是要到英格兰去处理几起棘手的事，这些事都非得我亲自出马不可，夫人还留在那儿管理牧场。

不用说，一到英格兰，我就拜访老朋友赫尔克里·波洛。波洛又搬家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伦敦的一幢新式公寓找到他。一见面我就抱怨他选择这样一个奇特的建筑，完全是处于对它的严格对称的几何形的癖好。他承认这是事实。

“是啊，朋友，它的对称真叫人赏心悦目，难道你没有这种感受吗？”

我说，我认为它太方了，不禁使人想起一个古老的笑话。我问他，是不是要在这个超现代化的旅馆里饲养产统一型号，方形鸡蛋的母鸡？

波洛开怀大笑。

“哈哈，遗憾的是——还没有一门科学使母鸡适应现代化的口味儿，它们仍然生着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椭圆鸡蛋！”

我深情仔细地端详着波洛。他看起来荣光焕发，神采奕奕，和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相比，他一点儿都不显老，甚至还年轻了少许。

“波洛，你气色好极了，”我说，“你怎么一点儿都不显老，说实在的，如果可能的话，应该说你现在比我们上次见面时的白发减少了，黑发增多了。”

波洛微笑地注视着我。

“为什么不可能呢？这完全是事实。”

“你是说你的头发正由白变黑，而不是由黑变白？”

“确实如此。”

“不过，根据科学，这是不可能的！”

“并非如此。”

“那就太叫人惊奇了，这似乎是违背自然的。”

“黑斯廷斯，你还是那样，永远怀着善良、无疑的心。岁月未能改变你的性格。你接受一事物，一口气背下它的规则，而并不注意你自己正是这么做着。”

我凝视着他，迷惑不解。

他并没解释而是走进起居室，手里拿着个瓶子转身，递给我。

我莫名其妙地接过瓶子。

瓶子的标签上写着：

头发再生剂——恢复头发的自然颜色。本品分五步渐变，灰色、栗色、橙红色、棕色、黑色。但它不同于一般染料，具有自己独特的效能。

“波洛！”我大声惊叫起来，“你的头发是染过的！”

“啊，你开始明白了！”

“我说你的头发比我上次回来时黑多了。”

“不错。”

“我的天哪，”我开始平静下来，“我想下次回来，你就会装上假发，没准儿，你现在已经装上了假发？”

波洛沉默不语。他的假发装的形同真发，波洛为此引以自豪。却也十分敏感。因此，我的话使得他十分尴尬。

“不不，我的朋友，真的，我向上帝保证，离这天还远着呢。假发！太可怕了！”

他用劲地拽着头发，向我证实他的头发是真发而非假发。

“是的，你的头发使你一直显得风度潇洒。”恭维了他两句。

“是吗？在整个伦敦我还没有看到过和我的假发一样的人。”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我暗自想着，但我决不再这样提及此事，以免刺痛波洛的情感。

我避开此话题，问他是否还继续搞他的老本行。

“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几年前就说过要辞职了。”我说。

“是这样，早想饱食终日！可是谋杀案不断地发生，只能让那种悠然自得的日子见鬼去了。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想到什么。从那时起，我就象举行告别演出的普赖纳·多曼一样！这种告别演出，重复的次数也不知道有多少回了！”

我会心地笑了。

“的确，两者十分相似，每次我总是说‘这是最后一次’但话音未落，新案子就又光顾了！朋友，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没有时间考虑辞职呢！如果大脑那些微小的、灰色的细胞不活动的话，它们就会生锈的！”

“我知道了，你用现代化的方式使用他们！”

“没错，我进行筛选和挑选。对赫尔克里·波洛来说，现在仅涉猎一些棘手的犯罪！”

“有这么棘手的案子吗？”

“倒霉得很，不久前我险些送掉这条老命！”

“失败了？”

“不，不。”波洛看上去非常的震惊，“我几乎去见上帝！”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个恶性谋杀案！”

“凶手的狂恶程度是无法预想到的，确实无法预想。”

波洛说：“我们不谈这些了。黑斯廷斯，你知道，在许多方面我把你看作我的上帝！”

“真的？”我说“在哪些方面？”

波洛没有直接回答我，而继续讲道：

“当我一听到你来这儿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又发生什么重大案件了。因为在过去我们俩一块儿侦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此事就非同一般。”他兴奋地挥动着双手：“一定是一个离奇的，神妙的，令人感兴趣的……”他激动地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字眼来表示对此事的极大兴趣。

“噫呀！波洛，”我说“任何人都以为你在准备一桌丰盛的餐宴。”

“难道就没有人叫罪犯去准备吗？这是非常现实的。”他叹了口气，“但我相信能交好运，如果你愿意的话，和我在一块儿，制止我犯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你的使命了。”

“你说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是指什么？”

“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的脑海里转了几转，却百思不解其意。

“行了。”我微笑着，和气地说，“莫非又发生了蓄谋杀入案？”

“不能这样说，但起码是……”

他收住了说到嘴边的话。在他的前额上，聚起了变幻莫测的皱纹。他的双手下意识地撑直了我随意扔掉的一些东西。

“我还没有十分把握。”他慢慢地说着。

他的声调是如此地令人惊奇，我不由吃惊地盯着他。

他额上的皱纹慢慢地延伸着。

猛地，他坚定地点了点头，朝靠近窗口的一张桌子走去。不用多说，桌子上的东西整理的井井有条，他很快地找出了他所需要的东西。

他手里捧着一封打开的信件，缓慢地向我踱来。他自己先把信看了一遍，然后交给了我。

他说：“请告诉我，朋友，你如何看这个？”

我饶有兴趣地从他手中接过了信件。

信是以印刷体的形式写在厚厚的、白色的笔记纸上的：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你自己认为能解决那些使可怜的愚笨的英国警察感到束手无策、迷惑不解的案件，对吗？聪明的波洛先生，倒让我们看着你倒底有多么的聪明。很可能你会发现揭开此秘密并非“登天。”本月二十一日，请注意安德沃尔。

× ×

ABC

我瞟了一眼信封，信封上同样也是印刷体的字迹。

“邮戳是W.C.I”当我把注意力转向邮戳时，波洛说，“你怎么想的？”

我把信还给了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

“我推测是一些有精神病的人。”

“这就是你要说的全部吗？”

“嗯。难道你不认为这是疯子干的？”

“是的，亲爱的，确实如此。”

他的语调是严肃的，我惊奇地望着他。

“你把它看得十分严重，波洛。”

“朋友，应把一个疯子看得严重一些。这个疯子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家伙！”

“有道理，我确实没有意识到这点……但我的意思是，它更象一种拙劣的骗人把戏，很可能是一些醉鬼的恶作剧。”

“恶作剧？九？九是什么？”

“没什么，只不过是一种猜测罢了。我认为是一个喝得烂醉的家伙，不，该死的家伙，一个喝过量的家伙！”

“宽恕我吧，黑斯廷斯——‘烂醉’这个字眼我还是能领教的，正象你讲的那样，对此醉鬼也只不过是……”

“可你认为还有什么？”听着他那不满的腔调，我问道。

波洛满腹狐疑地摇着头，一言不发。

“能干什么？我把它透露给了贾普，他和你的看法一致——是一个恶作剧的醉鬼。在苏格兰警察署每天有这种事情出现，但我有我的看法……”

“你对此持有异议？”

波洛慢条斯理地答应着。

“这封信有点来头儿，黑斯廷斯，我不喜欢……”

我不由地被他的语调震惊。

“你认为是什么？”

他摇动着脑袋，拣起那封信把它放在桌子上。

“即使你真的把它看得如此重要，你能提出点名堂来吗？”我问道。

“象平常一样，不过是一个男人的勾当，还有什么名堂可搞？那里的警察已经看过这封信，但他们对此也不屑一顾，在这封信上没有指印，也没有任何线索能证明是当地人发信的可能性。”

“事实上，仅仅是自己本能的直觉？”

“黑斯廷斯，不是直觉，直觉是一个十分不恰当的字眼。是我的知识，我的经验告诉我人们对这封信的看法、做法都是错误的……”

他比划着，表达他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意思。然后，又摇摇头来。

“可能是我小题大作，无论怎样，在任何情况下，除了等待，别无他法。”

“嗯，二十一号是星期五，如果那时在靠近安德沃尔的地方举行一次击败团伙抢劫犯的战斗……”

“是的，那将是多么的令人惬意！”

“惬意”我惊愕了，这个词用的似乎非同一般。

“抢劫是一场灾难，却不会是惬意的！”我不同意他的说法。

波洛精神抖擞地晃着脑袋。

“亲爱的，你错了，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真要是一个抢劫案的话，那倒是一种安慰，我的脑海里一直担心发生别

的案件。”

“什么案件？”

“谋杀。” 赫尔克里说道。



## 第二章

（不是来自黑斯廷斯个人的叙述）

亚历山大·波那帕特·卡斯特先生离开座位，凝视着破烂不堪的卧室，换坐在一个狭窄的椅子上，他的背部显得僵硬，当他伸个懒腰，把整个身体舒展开时，就会发现他个子相的当高。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弓形的腰背以及似乎近视的凝呆的目光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

他走到挂在门后的破旧的大衣旁，从口袋里摸出一包廉价的香烟和火柴，燃上一支烟，又返回到他一直坐在旁边的桌子旁，拿着一本列车时刻表察看着，然后将目光移到一份打印的花名册上，用钢笔在花名册的一个名字下重重地打上了一个点。

此时是六月二十日，星期四。